

蕭軍批判



劉芝明著
上海書店行印



蕭 軍 批 判

•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判 •

劉芝明 著 知識書店 印 行

蕭軍·批判

著者 劉芝明

出版者 知識書店

天津(1) 漢北街

中外出版社

北平西長安街

益智書店

唐山永安路

· 版 · 權 · 所 · 有 ·

一九四九年三月月初版

(T9) 1-4090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是嚴重的
原則性的；其思想本質是墮落的，
腐蝕的，反動的。」

去年九、十月間，在哈爾濱等地，由生活報而展開的，文藝界，青年學生，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鬭爭，我認爲基本上是正確與必要的，而蕭軍及其文化報所持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基本上錯誤的，至於文化報在某些羣衆中所起的作用，則是具有嚴重危險性與毒害的。

這個鬭爭，不是如蕭軍所說的是「假公濟私」，是「路倒蕭軍」，是「焚毀自己所不高興的人和物，妄想一統天下稱霸稱尊」，而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原則性的鬭爭。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是思想上的錯誤，是原則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管蕭軍有意與否，但按其實質則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是嚴重的違反了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利益，違反了他所承諾於黨以及黨希冀於他教育羣衆的任務，違反了作爲一個通常革命作家應有的品質和應盡的職責。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教導於羣衆的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是魯迅的思想與精神，甚而連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想水平都未達到（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主的思

想，我們是歡迎的，合作的，但應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不能混爲一談。）他是打着「馬列主義」和「魯迅」的幌子，偷運反動思想的雜拌，散佈於人民有害的毒素，希求達到他的個人主義的滿足。

我們只要翻閱一下文化報（到目前爲止已出六十五期，五日刊，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創刊），便到處可以看到其中有許多對人民、對解放區、對共產黨的不滿、誹謗、侮辱、毒害、和諷刺，例如在第八期上有一篇極惡毒的諷刺文——「新年獻辭」，編者按爲「該稿因其文體腐臭，本擬不登，惟察其內容，尙間有可取者，祇好忍痛刊出，聊備一格，此後擬不爲例。」全篇猷詞共七項，如：「支援前線也！擁護民主政府也！擁護中國共產黨也！打倒蔣介石趕走賣帝國主義也！建立新人生觀也！」等等。這些題目是很堂皇的，至於內容，倒不是如編者所講的是「忍痛刊出」，而是「有可取者」——這就是作者譏謗土地改革爲：「此真亘古所未有之強盜行爲，真李自成、張獻忠之不若也！滿清雖異族，日本雖異類，尙不爲此，胡共產黨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這就是作者在「贅語」——應改爲「聲討」——引者註）中給「黨、政、軍、民」扣上一百二十四個主義的帽子，茲略舉如下：

「……阿Q」式「瞧不起」主義，「吉訶德」式與風車作戰主義，吹毛求疵主義，馬馬虎虎主義，游手好閒「二流子」主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主義，「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主義，「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主義，諱疾言醫面子主義，言行脫節主義，「吊而郎

3 .

當」主義，检查工作發癩子主義，「王八拉車沒後勁」主義，慢性自殺與自暴自棄主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主義，享樂主義，疲塌主義，虎人主義，鑽空子主義，拍馬主義，欺上瞞下主義，詔上驕下主義，經驗主義，自然主義，自流主義，空想做夢主義，正統主義，不學無術主義，報功掩過主義，不澈底主義，怨天尤人主義，發牢騷主義，無計算的「大筵酒油滿地檢芝麻」主義，「不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主義，唯利是圖主義，「牆頭草隨風倒」主義，陰陽險兩面派主義，空談主義，拜洋主義，奴隸奴才主義，不誠懇的「手腕」主義，吃裏扒外主義，……」

作者蕭軍認為舉出這些（實際上是造謠）乃是「君子變人以德」（？）請讀者看看吧！這就是作爲朋友的蕭軍，在新年，抬着棺材，穿着死人衣服，給人民和共產黨所獻的「祝辭」！這是多麼惡毒的中傷啊！這是多麼使人憤激而難以容忍啊！！

蕭軍避開了人民的光輝、生長、喜悅和健旺……他專心搜索太陽中的黑點，而且是造謠，無中生有，加以擴大、醜化。他把解放區的人民，描寫成爲欺詐、偷竊、下流、機械、無知……例如他以「偷花者」（文化報四九期夏夜抄）「這點小事」爲題，「測驗出一種國民道德的水準以及那種可怕的損人不利己的人心。」他描寫解放區的工農階級爲偷竊、下流。

蕭軍在文化報上所發表的還有更甚的，他仇視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他把共產黨和

無產階級的領導比做「丑角當權」，他認為共產黨裏「真正的丑角是穿上戲袍，善良的人反却充了丑角，共產黨儘讓那些「丑角當權」，使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談談笑笑隨便凌辱的屍什，台下的人都看得大拍其手，可是觀衆的目線逃避現實，神經的日趨堅硬，並不是無稽之談了。」（五一期丑角雜談）

蕭軍說在這些「丑角」的統治下，「祇求機械的統一，結果，人民的積極性的人格，人民的積極性的創造精神都殺滅了，甚而被殺死了。」（四五期政教泛談）。

這就是蕭軍反對以共產黨無產階級爲領導的以工廠聯盟爲主體的人民的統治。

這是够多麼刻毒的啊！這已經不是朋友的諍言，而是毒箭射擊了。

蕭軍的思想發展到最近，是更加墮落了，更加腐臭了，而且走到反動的地步了。這就是他在文化報五三期上所發表的「各色帝國主義」的理論，及「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反蘇濫調，以及他的「撫今追昔錄」中的「甚且相煎」的「反對革命戰爭言論」。往後的幾期，他的反蘇、反對革命戰爭的情緒和思想是繼續的發展着（這在下邊還要批評到）。

蕭軍的思想是瀕臨於危險的境地上了。

二 蕭軍思想錯誤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蕭軍思想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嚴重錯誤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蕭軍思想發展的歷史原因，同時又有其當前的社會原因；蕭軍錯誤乃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作爲一個作家的生活是開始於「跋涉」這本小集子上，這本小集子是些短篇的東西，大半是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年間寫的。

這些短篇主要的還是自我表現的東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東西，但是「窮逼得他們實在太不情面了，」（「跋涉——桃色的線」）「他們拚命的和環境奮鬥，他們只是咬緊牙關，硬着心腸，肉搏般的同窮困來抗戰」（同上），於是他選擇了「文筆生涯」，這是當時一種對現狀不滿，再加上喜好文藝，並能寫寫的知識分子所能夠走的一條道路，這條路有着進步的因素。

由於他窮，就靠自己的力量（其實也是社會力量推動的），不過，蕭軍沒有意識到「寫文章過活，因此，就更多的看重了自己是一切，雖然有時候也關心到「下等人」（「跋涉」中

的一篇短篇，一九三三，八，一一），也曾經恨過那「粗圓白柱的樓房」，「是什麼殿堂，是什麼王的宮」，「是上等人宴會的地方，是上等人吸着，吃着下等人血和汗，肉和骨的地方啊！……」（同上）但這些都是由於自己也是窮的，不是由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而來的。作爲知識分子如蕭軍這樣的人，在當時對於「下等人」，還不是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只是配角。

這時期，蕭軍的作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主題，一面是窮困，一面是愛情。

至於人生究竟「走向那裏呢」？

蕭軍只有這樣回答：「左不是在地球上滾吧！滾到那裏算那裏！地球子如果不許我們滾時，有機會，我們也可以到另個星體上去白相白相。」（桃色的線）

這時期，蕭軍還沒有明確的人生觀，還只是幼稚的本能的作爲個人而出現在世上，沒有真正的深刻的看到人民，看到階級；至於敵人，不管是階級的，是民族的，都還是模糊的，其而不是關心的，只有當着敵人刺到他自己的頭上才抗拒一下，但也並不堅定。這點，在蕭軍往後發展，也是如此。但窮困與文筆生活，總算是推動他走向進步的一個因素。

「八月的鄉村」是蕭軍創作生活的新的階段，水平是超出「跋涉」，這部作品是反映了當時東北群眾的抗日要求與情緒的，他所要反對的敵人是明確的，這比「跋涉」和以後的作品都表現得明確。文字是粗野、新鮮、生動、有力……，從已經走過抗日戰爭時代，再去回

億那段艱苦奮鬥、曲折奔波的歷史，使人感到「八月的鄉村」確還有些現實主義的表現。這就是「八月的鄉村」中的抗日游擊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在艱苦地奮鬥着，預感到曲折、辛苦，要走較長的道路，但最後，革命勝利是「一定的」（「八月的鄉村」，第十頁）。這個是由作者假書中的驚明的嘴說出的，作者之所以能够有此見地，正是偉大政黨——共產黨給他的智慧。這個智慧就是力量，支持了那些年代的艱苦的抗日鬥爭。

但是作者驚軍並沒有真實的理解這個，他在書中表現的是抗日狂熱多於這個理性所支持的力量，因之，讀者從「八月的鄉村」裏只能得到一些抗日印象，同轟轟烈烈的感覺，而不能由於這個作品，喚起真實的有前途的戰鬥下去的精神。「八月的鄉村」作者沒有真正懂得「中國人民是不能被奴役到底而要戰勝敵人」的，因之歷史是勝利的（抗日是勝利的）。但「八月的鄉村」是悲劇的結束了（雖然作者是在結尾上還寫到：「……到帽兒山等我們去吧！……就是這樣準備明天的吧！」（同上，二二六頁）

爲什麼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呢？這就是說這本書沒有告訴我們抗日的真實力量的所在，也就是這本書的最大弱點和矛盾，就是說這本書客觀上雖反映着廣大群眾的抗日要求與情緒，但主觀上却是把它寫成一支在空漠的曠野上，游魂似的行走的孤單隊伍，人們看到他們，雖不「驚慌」，但似乎也並不「熟悉」而「親熱」（同上，一九九頁），等到這支隊伍進了「集場子」，商家的代表，農民的代表，學生的代表，什麼的什麼……還像迎接胡子似的迎接

了抗日隊伍。

我們很可以理解，在任何一個運動初期，可能是先由一點或某一較先進的一點起來，但這一突出的一點在要求與情緒上是一定與廣大羣衆聯系的，但這個並未爲我們作者所理解；或者這個點是由於某些主觀上原因而脫離了羣衆，但也未爲我們作者所理解。使得這本書未能在這一點上分析現實，批判現實；這是由於作者在當時並未十分清楚的了解抗日鬪爭的基力量是什麼，因此才這樣把抗日鬪爭極力渲染爲個人英雄主義的事業，爲「世界弱小民族爭自由，爭平等的好漢子，這是露臉的啊！」（同上二〇四頁）「將來把日本鬼子趕跑了，哼！人也不算白活一回！」（同上二〇四頁）「人橫豎還不是一輩子，男子漢、大丈夫，總得闖闖，儘死一輩子在莊稼地裏，有什麼出息！」（同上二〇四頁）

正是因爲作者以個人英雄主義事業來理解抗日鬪爭，他必然會看不到羣衆，必然要脫離羣衆，而且羣衆也就對於這支隊伍覺得是自己以外的東西了。

因此，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裏當着他描寫抗日情緒時是激動的、熱情的，但是一接觸到階級問題時，則就顯得軟弱無力了，就要暴露出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和人道主義了。例如當着地主王三東家用武裝抗租（抗租原因姑不論它）抗日游擊隊時，陳柱司令逮捕了他以後，要執行槍決，命令蕭明執刑時，蕭明遲疑疑的說：「槍斃他們必要嗎？」等到地主死後，蕭明則又感到一種矛盾的輕鬆說道：「這是對的！」（同上二三八頁）。蕭明這

時也並不是從政策上考慮這個問題，只是從人道主義去感染，然而作者蕭軍倒沒有明確的批判。其他如作者處理蕭明與安娜的戀愛問題上（同上二七七頁），是很不合理的，是完全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設想的，由於處理這個問題而引起以後的一些問題，作者反認為是寫知識分子的情緒波動。當然，作為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不應因為戀愛而失去鬪爭意志，但是，作者本想寫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動搖，而恰恰是自己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去處理這件故事的，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情緒」的反映啊！

由此可見，這小書是小資產階級性的作品，而不是無產階級性的作品。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裏所反映的民族抗日要求與情緒，是有其實基礎同廣大的群眾基礎的，但作者是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情感、立場描寫的。抗日不管任何曲折艱苦，但因為抗日是以工農群眾為基礎的，所以他一定會勝利的。然而作者以小資產階級的面貌把他抹了一下，就在「八月的鄉村」的形式下把它抹了一下，好像是無力量的，無前途的。這個不是歷史的往前發展的真實，而是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性的無前途的表現。其次，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是廣大群眾的集體的英雄主義的事業，表現在無產階級及其領袖共產黨所領導的英雄的模範的事業上，這裏就不能是個個人主義的英雄事業，像是「八月的鄉村」所說教的「男子漢，大丈夫、所闖出來的」事業。

「八月的鄉村」中民族鬪爭和階級鬪爭是被作者生硬的割裂開的，階級鬪爭的政策是概

念的擺在書裏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帶有小資產階級「左傾」盲動的政治色彩；在革命領導上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脫離了廣大的群眾。這個在當時作者也是不能理解的。不過，可以由此得到一個作爲作家應當如何反映現實的要求，就是作爲一個革命作家要深深體驗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原則和政策，並有血有肉的與自己的階級觀點、方法、立場聯結起來，去觀察社會、階級、歷史……這樣，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中不能掌握到無產階級觀點、方法、立場，因此他的民族思想就表現了狹隘性，就帶上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的色彩，這就是「八月的鄉村」的思想的分析。

「八月的鄉村」包含着兩種因素，一種是積極的，但還不是無產階級的，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和抗日的民族思想；而另一種則是消極的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積極的因素在當時是突出的。

從蕭軍到目前爲止的整個歷史，「八月的鄉村」是個青年時代，而且是個頂點，但我們不希望這將是蕭軍一生中的最後的頂點。

往後，那積極的因素就逐漸的降低下去，消極的因素則上昇。

「羊」和「江上」就是向消極方向走了。

蕭軍於一九三五年到上海，這時期的作品有「羊」和「江上」兩個集子。

從「羊」和「江上」來看，蕭軍的創作生活是由頂點往下降了。讀「羊」和「江上」，

使人感到既沒有如「跋涉」的稚氣可愛，年青人的自我鬪爭，更沒有「八月的鄉村」那種硬勁，歌唱着民族的反抗。但就文字來說，則比以前精練了，雕琢了，也顯得整齊多了，但那生動、粗野、健壯的感染力則是消失了。這個轉變是不祥的！

爲什麼「八月的鄉村」裏的積極精神就這樣飛快的消失了呢？爲什麼不把它鞏固起來而繼續發展下去呢？抗日並未完結，而且抗日戰爭時代還未開始，而且人們是怒在心裏，而且一二九運動也就是正在這一年（一九三五年）。

我們在「羊」裏，找不到那個時代的人們的憤怒和不能抗日的苦悶。作者已經是離開了群眾的當時主要的課題，搜索一些應景的玩意、瑣事，雖然題材也像當時文壇上或更遠一些時的文壇上（如三二、三三年）寫些「下等人」怎樣受窮受壓，但那些都寫得無血無肉的，沒有憎沒有恨，沒有感情，更沒有組織起來反抗的力量，也只是以窮人去點綴點綴文學罷了。當然，真正的戰鬪文學和戰士還存在，還在激烈的戰鬪着。

魯迅就是當時戰鬪的主將。

魯迅當時就看到了這點，他就起來反對，不能把左翼文學（反對某些投機「文學家」）當做點綴，反對把左翼文學庸俗化。由於那個時代敵人的壓迫手段更加殘酷，魯迅就轉變了鬪爭方式，以雜文這個武器來進行更尖銳的鬪爭了。

當然，以小說爲形式的文學也還是能存在的，「八月的鄉村」能够出版，也說明雖在「

抗日殺頭的時代，也還是能够戰鬪的，而且說明群眾是需要它。

但「羊」以及「江上」的氣味顯然與這個時代不相稱的出現了，缺乏戰鬪性了。

作者住在上海的心情，正是如「羊」裏的主人公，被關在牢裏像羊似的。

上海是個囚牢，人們是不自由的，作者蕭軍的心情，在「羊」裏的表現並沒有給這個不自由以反抗，倒有些「心平氣和」了。「每天看到海，看到燕子，只是頭髮脫落了」，沒有絲毫的不能忍耐和憤怒的情緒，這是與那個時代的關在囚牢裏的政治犯不相似的。而且這位主人公，所關心於犯人的是他的怎樣偷竊東西，而不是從他們嘴裏探聽群眾怎樣在行動，革命的同志怎樣在奮鬥……這些正是作爲一個政治犯人，當着他接待一位新的犯人來時，所必要想法子打聽的，而且好像是抓到一件寶貝似的在挖掘。

但這些，作者是不關心的。這也就說明作者到了上海以後，是與政治脫離了，是與廣大群眾脫離了；因之群眾的生活，要求，情感就沒法子到作者筆下。

「江上」這是蕭軍回憶故鄉（東北）而寫出的東西，但那已不是「八月的鄉村」的英雄們的憤怒、復仇、反抗的呼喊，而是個無力的呻吟了。

這是悠閒的描述着一些瑣事，如：小孩，餃子……撿煤渣……蕭軍常常的複述着這些瑣事，這就說明他的生活已經在枯竭了。

蕭軍創作生活由「八月的鄉村」下降到「羊」和「江上」的水平，應是一個後退，而不

是一個前進。這對於蕭軍說來，如果說「八月的鄉村」是他與群眾的一個結合，而「羊」與「江上」則是他與群眾的一個脫節；如果說「八月的鄉村」時的蕭軍遠在時代的前邊，也許走得稍遠一些，那末，在「羊」與「江上」時的蕭軍則是掉了隊，站在旁觀的地位上，寄與「下等人」一些同情罷了。

這思想，是有着他的掉隊的原因的。這是因為蕭軍的抗日情緒極其不鞏固，只是熱情沸騰，沒有理性作爲基礎；而且他是以個人主義的資格參加的，這當然就不能支持好久。

到了上海，蕭軍是以「作家身份」出現在文壇上了，他所關心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人民大眾。當時人民要求歌唱，要求粗野、健壯、戰鬥，但蕭軍是悄然無聲了，他的創作生活和文學表現是走向消沉的方面去了。

作者蕭軍在「江上」的序上這樣寫道：

「我想使人最難堪的，莫過於在自己的作品裏，被別人明顯的看出或指出是受了某某人某某書的影響，雖然這影響是好的，是起始寫作的人所不能逃避的，可是在我個人總是感覺着遭受了一種侮辱，所以在每次無倫是想到一個題目，一個故事，一個人物的表現方法，或甚至一個字句，如果知道了某某人，或某某書中曾經用過了，總是像躲避一條美麗的蛇似的躲避着，……」

這是由於作者戰鬥生活的缺乏，而表現的文思枯竭。

作者曾經問自己：「爲什麼我不能發現更新的呢？」
這個，作者是沒有回答的。依我看來，是你脫離了群眾，脫離了時代，你應該繼續歌頌抗日鬪爭，但你把它折斷了，你的生活把它折斷了。

這就使得作者自己也在疑問：「我總不相信自己的文章會有幾個讀者的。」
是的，你的讀者是日漸稀少了。

一九三五年抗日浪潮（一二九運動）是舍過蕭軍而捲過去了。
從此蕭軍便留在後頭了。

偉大的激烈的抗日戰爭時代，蕭軍是正如「八月的鄉村」的蕭明一樣，是被沖洗到後頭並擱淺了。

偉大的激烈的抗日戰爭湧現出幾千百萬的英雄，「八月的鄉村」是真的比也比不上了。
作家蕭軍，在這樣激蕩的戰爭中沖得東走西走，他的行動跟不上激動的時代，他抱着「八月的鄉村」睡起來，夢見「第三代」的祖先們去了！

這又是個後退，整個一個抗戰時代，蕭軍是沒寫出一些什麼的。（聽說曾寫了一個「側面」，很壞，沒有讀到。）

蕭軍背上了包袱走進延安，是被壓得重重的。

蕭軍在延安的幾年中，在思想上發展了「八月的鄉村」中消極的因素，極端自私的個人

左

主義。在「八月的鄉村」中曾經被作者偶然處理死了的劉大個子，這時，是復活了。

劉大個子參加革命，並不是爲了人民而是爲了自己，他曾說過：「我不大相信什麼革命，馬上就能來的，革命來了，我還是我啊！還不如現在去到那個溜子（胡子）掛注（入夥）混二年，弄幾千，到人不不知道的地方住下，娶個小老婆，管他媽的日本兵走不走呢？管他媽的革命到不到呢？什麼……什麼呢……」（「八月的鄉村」二十頁）。

「劉大個子想着革命一定能够給他一個老婆」（同上六九頁）。

蕭軍自以爲是自己對革命有功，他向革命要東西，當然不是向革命要老婆之類。

蕭軍從他最初作品「跋涉」時起，對於「下等人」，對於人民大眾就是站在旁觀地位上，有時候因爲自己還沒有地位，還沒有名譽，還被人壓迫，這就引起了他的同情於「下等人」的一些慷慨。以後到上海地位逐漸提高，也就逐漸地脫離了「下等人」；趕到「下等人」真正的苦了，或真正的要戰鬪了，他也怕得把自己沾上，這也就正如劉大個子所講的：「革命和當兵是一樣危險的，現在革命了，也許革命完了，……娘的，飛機一下蛋，就什麼全完了」（同上四八頁）。他很擔心死。

當着人民和共產黨接待他的時候，他反而向人民和共產黨擺起架子，以爲自己是寶貝，是「八月的鄉村」的作家。

好像沒有他就沒有偉大的抗日戰爭似的。他對人民好像是恩人來到要報酬。有時好像是

誰得罪了他，就像是拿到人民的短處似的，刺下人民，罵下共產黨，希求在這上邊得點好處，如果他真的碰了一下釘子，也就軟軟的乖乖的老實一下，當然不是真的，而是等待機會。蕭軍在延安五、六年，大致就是這樣過活下去的。

因此，他的「第三代」是沒什麼生氣的，只是一些無血無肉的人，從棺材裏爬出來，許許多多的古怪的，象徵的字句也吐出來，十分無生命的堆積在「第三代」裏。

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寫第三代的祖宗們是已經退後了，而且真的能夠寫出那祖宗們受人欺壓，也還要得，然而，生活已枯得像麻桿的蕭軍，也只能以片斷的、現象的記憶加上主觀的、毫不對真實負責的態度，亂寫起來東北三十年的歷史。可是他沒有仔細研究分析過三十年經濟、政治的變遷的歷史，這够多麼妄誕啊！！

蕭軍在「第三代」裏，提倡「胡子」（東北土匪）精神，這是十分落後與反動的思想表現。這種胡子主義，是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胡子並不能算是什麼「革命」，但蕭軍要歌頌他，而不去歌頌偉大的抗日戰爭。

這就是因為抗日戰爭對於他並不十分親近，而「胡子精神」對他倒有些滿足。

蕭軍的創作精神與生活，是發展得越走越不像樣子了，時代是往前走，他——蕭軍是往墳裏爬。

當前是另一個時代了！！

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剛健的勝利的伸展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在摧毀着幾千年的封建堡壘，……蕭軍是結束了他作爲一個抗日有份的作家生活了。

戰爭與土改的日益深入，激烈，而且是向着堅定的必勝的方向邁進，蕭軍是顯得十分憂懼、害怕、軟弱；而另一方面，則又不知爲什麼表示十分的憤激不平，大叫道：

「戰爭是打不得的呀！兩邊都是親兄弟！」

「請走我的「文化報」的道路！」

這不是偶然的。

蔣家匪幫被人民解放軍打得皮開肉綻，勝利已經嚇得他們打顫，在土改中農民們已獲得土地，將幾千年來封建勢力一掃而不復返。這些心尚不死的地主階級們，甚感昔日江山已去，勢定沒落，這般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是面向着永世的沒落的悲哀，想要作一最後掙扎，向革命陣營中散佈反動思想，以渙散與破壞我們的統一意志，企圖混亂我們的思想戰線，削弱我們精神上理論上的統一與集中，以期挽救他們垂死的命運。

蕭軍及其文化報的思想與情緒是在這樣一種腐臭的情境中滋長與派生出來的，「古潭裏」的一堆枯骨，想要借屍還陽，魂附在蕭軍的身上，而蕭軍自己也爲了實現個人打算，就滿認爲得意，覺得有力量，率領着衆鬼卒想當起「混世魔王」來。

這豈不是反動？！

在蕭軍的思想裏，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沒落、殭屍、腐臭的東西，這些思想是小資產階級的最陰暗的最反動的東西。蕭軍的思想已經穿起了古裝（封建的），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表現。這些人們是看到革命勝利，他不肯拋棄他個人的「古潭子」，他患得患失，他怕革命碰壞了他的個人主義，他不願獻革命勝利，因為他想要比人民還要多得一份果實，因此，他就死力的要扯後腿，而且「憤激」到連朋友與敵人也不願分清，抱着沒落的統治階級的一塊臭骨頭來擲打革命，企圖保存他們的一份的地位，一份思想的陣地。這就是蕭軍及其文化報在目前的思想實質。

蕭軍及其文化報是在人民解放戰爭邁進勝利的大門時，來反映小資產階級反動的感覺，「人道」、沒落以及地主官僚資本的垂死的哀叫，阻撓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

蕭軍及其文化報是當前的一種反動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這是有毒害而又極端危險的！

目前，蕭軍的思想是沒落的，腐臭的，反動的，其性質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並滲雜着地主官僚資本家統治階級的思想成份。

從蕭軍二十年來的創作生活和思想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思想是有兩種因素的：一是積極的但是不鞏固的，即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和抗日的民族思想；一是消極的而且根子很深的，即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這兩種因素是矛盾着的，鬭爭着的。在長久的歷史過程中，雖

然是蕭軍接觸過共產黨和共產黨人以及馬列主義，但所有這些，也都還未真正成爲蕭軍的思想和生活，蕭軍也沒有下過決心用馬列主義去改造自己，把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提高到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水平上，而他倒是相反的，固執的繼續發展他的個人主義，而且現在是把個人主義發展到毫無忌憚的高峰，這樣，就不僅更遠離開了共產黨和馬列主義，而且連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也丟棄了。

現在蕭軍在文化報上所暴露的消極思想是更加發展了，分析起來大體有三個主要方面：

(一) 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

(二) 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

(三) 狹隘的民族主義。

這三種思想，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爲其基本的思想，而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則是爲個人主義的表現形式，也就是個人主義的「理論」根據或派生出來的思想。

三 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

蕭軍是靠着自稱爲魯迅的學生，共產黨的朋友，而起家的。文化報是宣傳蕭軍的個人主義的報紙；文化報不是爲人民服務，是爲蕭軍個人服務的。蕭軍想用文化報集合起來一批人，打算着用這批人來捧着他——蕭軍。

現在來講講蕭軍的個人主義「哲學」。

蕭軍是講一切要「求真」。且看看他的「真」是什麼？

蕭軍「哲學」是以個人利益爲觀察、衡量、取捨世界和社會，人和事的最高標準；是以個人的喜惡愛憎作爲真的標準。凡是蕭軍認爲對的，對他有利的就是真，不對的或對他不利的，就是不真，真與不真是沒爲客觀標準的，是沒有科學的階級的標準的。

所謂真的標準不能以個人而是以階級，不能以主觀而是以客觀，不能以個人利益而必然是以人民和無產階級利益，而真的標準又必須是合乎歷史發展的規律並需加以全面的分析所得的結論；這裏就要反對蕭軍的沒有階級分析的主觀的唯心的直觀的感情的真。

蕭軍所講的「真」其實就是個人主義，真只是他所採取的一種假面具。蕭軍的個人主義就是「蕭軍是一切，一切是爲了蕭軍」。這就是蕭軍所倡導的「大蔑視的思想和情感」（我的生涯）。

爲什麼蕭軍創造出這樣的理論呢？

這就是因爲他「在外漂流了十幾年，回到東北，雖然算是回到了東北故土，官迷很深，尤其是我那故鄉，一見向總要問我做的什麼官，將要無言答對……見了若守十八年的王寶釧……不獨沒有做成皇帝，或王爺，連原來的小官都丟了……怕人家問：「怎麼連個特務員也沒跟一個，算那一級呢？」」（文化報第八期一開權隨筆——論級）。其次就是因爲他有了公家給他的機器，出版社，還有可以「招賢納士」的文化報。這得他妄創主義的根基；並企圖創造起來他的「思想體系」了。

蕭軍說他受他的叔父綽號叫十三太保的胡子的影響（文化報二三期我的生涯），他那叔父常是「跨上馬，手提鋼鞭拉着姿式，瞪着眼睛，覺得周圍的人們，太卑賤，渺小，平凡的不足道了。」（十一期）「他常常似乎登臨在某種高頂以上向他們如一隻螞蟻似的俯視着，因爲我……是王了，打架已經有了普遍的名聲，誰敢在王面前不低下他的腦袋，獻出他們的恐懼和屈從呢。」蕭軍的個人主義包含着十足封建性的成分。

蕭軍常提倡「布爾巴」的精神。這「布爾巴」精神是什麼呢？就是「拜師不如訪友，訪

友不如交手，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蕭軍是很信服這個精神的。「比如兩人散步的時候，你可等待你的朋友，但在賽跑的時候，即應忘却恩情和友誼，雖然完了，你可以把你的獎品，毫無吝惜的送給與你賽跑的人。」（四四期，文壇上的布爾巴的精神）

「當仁不讓」「一切是利用」，盡量的競爭，可以不擇手段，不講恩情與友誼，交手打起來，也是要幹到底，這就是暴徒式的流氓，說打就打，說拉拉片片就拉拉片片。

需要用血就用血，「因為這是消滅人類的恩仇，是人和動物的界限最好的東西，因為他們全是紅色的啊！」這是獲得成功的最好的手段，用血來實現個人主義的手段。

支持蕭軍個人主義的力量，就是他的個人利益，得失、恩怨、喜惡。他追求個人利益，像狼一樣的貪涎，像虎一樣的猛撲，像鷹一樣的搜索，像蛇一樣的毒害……從蕭軍「美化」過的辭句看來，如「我們的道路是崎嶇的，只因爲崎嶇，才可以鍛鍊一個人的耐性，只要能够跌倒爬起來，而且一步不停的走下去，就不會有什麼東西可阻碍或戰勝你，即使偶爾跌一下，破一點皮肉，應該把牙齒咬緊，一點不要呻吟，更不要訴苦，至於希望別人的同情，這乃是弱者的行爲，我們，應該做一個強者」（二八期，蕭軍答通訊）。恰恰就是這樣。這些辭句可能會引起我們某些青年朋友們的共鳴的，而且覺得蕭軍說得「不錯」，這是因爲青年朋友們都有一個上進心，一個事業心，蕭軍是「投上」了青年的所好。但是蕭軍告訴青年的道路，是曹操所走的老路啊！即「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是極端而又自私的

個人主義。我們青年朋友們是卑視自私的，而喜歡大公無私的爲人民犧牲自己一切的精神的，黨軍呢，是把爲人民犧牲一切的，最高尚的人們講成弱者，而倒把吃別人血肉長大起來的狼子誓爲強者。

黨軍在個人主義上是蝕過不少的釘子，有時曾經得頭破血流的，可是他抓把土往臉上一抹，「跌倒爬起來」，他不「呻吟」也不叫人「同情」，還是「一步不停的走下去」。他現在已經「戰鬪」了二十年。他爲了個人，他的思想上要反對蘇聯，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了。這就是「誰戰勝誰？什麼戰勝什麼？這就是人生全部的真理（!?!）」

當着黨軍的極端自私向某一點狩獵時，他會以大力去搗，有那麼一股蠻橫的「膂力」，顯得特別「富有生命力」，也就是爲某些青年朋友所發見的黨軍的「英雄像」。

他特別突出，標新立異，想以此來博得青年的喝彩。就像這次論爭，不是有些青年說黨軍敢於批評敢於打敢於罵是「真行」嗎，是真「大膽」嗎，是「英雄」嗎？向人民、向蘇聯、向共產黨鬧「英雄」是最可卑的。

但當着各觀情況對黨軍不利時，他就會「把牙齒咬緊一點」，「忍耐的走下去……」（同上三十七期夏夜抄之三）。忍耐是黨軍爲了實現他的個人主義的另一方法，這些東西是在「八月的鄉村」、「江上」、「第三代」中都曾經宣傳過（當然當着他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一致時，這個還有一定積極作用）；忍耐是他的軟中硬。

所謂忍耐就是帶有自衛性的「反射作用」（蕭軍語），是等待機會，尋找機會，在一旦對他有利或有機可乘的時候，他就報復起來，因此，忍耐又是爲了再起，蕭軍的個人主義是彈性很大的。

蕭軍爲了實現他的個人主義，在二十年中自以爲獲得了「豐富的經驗」，他把這些落後的東西，經過文化報，在夏夜抄、春夜抄等裏面發揮出來了，他告訴青年「儘可能躲避衝突罷，到實在不能躲避時，就用全身衝過去。」（三六期夏夜抄）

這裏所講的衝突是什麼呢？是個人與集體，個人與政黨，個人與人民利益的衝突。這個衝突是會存在的，但要解決的。其解決辦法則必須是個人利益服從於集體的利益、階級的利益、共產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反之，集體、階級、政黨、人民去服從個人的利益的。但蕭軍是怎樣教育青年的呢，他告訴他們「用全身衝過去」，也就是叫人民、階級、共產黨、集體去服從個人。蕭軍對個人利益則視爲「神聖不能侵犯」，是「名正言順」，是「理直氣壯」，至於集體的利益、階級的利益、共產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可以隨便破壞與竊取的；他只准階級的、集體的、黨的、人民的利益有損，而個人利益不能受損而只能無盡的填進去。

蕭軍把集體的、階級的、黨的、人民的對他的批評則都看成是「回馬槍」、「撒手鐮」、「毒藥鏢」、「千斤掮」。如果能够躲過去，就躲過去，不能躲就給他個挨下去，只要還

能活下去，起來再與你鬪。但蕭軍個人主義的神威是不能倒下去啊！這是多麼頑強啊！

正是由於蕭軍固執的保持他的極端個人主義，他就要與個人以外的任何朋友發生衝突，也要和人民發生衝突。這是個人主義的執拗的向前伸，越是要碰到釘子。於是蕭軍就感到「生活難」、「交朋友難」了，他想要掙脫這一難關，他尋我力量了。

蕭軍個人主義充滿着原始的動物性的本能的特點。蕭軍主張動物的力的角鬪，他的力的「哲學」是「武器」——牛角尖刀一把，「資本」——腦袋一顆，「方法」——兩手換（文化報二八期）。他常以兩人打架做爲人生戰場，誰打過誰，就是誰的力的勝利。正是因爲這個原故，他很喜愛殷紂王，他認爲殷紂是個「美男子」，是個「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的美男子，「不是笨蛋」。蕭軍看人主要是從生理上去評價，是從作爲自然的人也就是作爲一個動物的人去理解。

蕭軍是用動物的角力，即是以力的充實，做爲人們的精神興奮劑，於是蕭軍就很主張色情的狂熱，關於色情的描寫在「八月的鄉村」（寫李七嫂）以及「第三代」（四姑娘）裏也都見到，這是卑俗的文學手法。

蕭軍發展這個動物性的理論，就是替他的個人主義尋找力量，因爲沒有這個就不能擺出虎威，就不能使人屈服，就不能使人拜倒。個人主義是個無出路的主義，是個沒有無產階級立場的主義，也是個不能講理的主義。蕭軍的個人主義就是裝腔作勢用「力」來嚇唬人。蕭

軍所以要歌頌「暴君」，「以力服人」就是這個道理。

但這種思想在我們社會裏是一點也沒有力量的，一個個人怎樣能够叱咤風雲呢，這就是狂妄的高論和現實的渺小相矛盾，也就是越不成功越想搞個人主義，越想搞個人主義就越不成功的矛盾。這也就是蕭軍的個人主義的軟弱無力的所在。所以當着個人主義搞不成功時就要感到空虛與無聊，這就是蕭軍個人主義的另一特點了。

沒落、悲哀、空虛，就是蕭軍的個人主義的結論，就是蕭軍個人主義的自我諷刺。

蕭軍自己說道：「在上海時有時心情確是很落寞，這原因自己我不出來，……在上海是陌生人，沒生下根，如今總算回到自己土生土長的故鄉來了，按道理似不應該再有這種落寞的感情了，可是它依然存在，而且似乎還有些濃重……而且依然覺得沒生根……」（四五期）

這個空虛的「落寞」，使蕭軍感到了，而且日漸濃重！蕭軍搞個人主義，那就必然要脫離人民，脫離共產黨，而且也脫離了朋友；人如果一脫離人民、共產黨、和他的朋友，則一定是寂寞與空虛的。

正是因為如此，蕭軍是沒什麼東西可寫，沒什麼好話可說，只有到「古墳裏去遊」，追溯他所喜歡的「歷史」（歷史是可追溯，但蕭軍是由空虛而去追溯），寫寫舊詩，懷念滿清別宮：說道：「我來萬事飄零後，猶見彫梁盤柱工，山色一圍殘照裏，宮牆寂寞不成紅！」

(文化報求真樓吟草)

進一步他就發起牢騷來了：

「就我自己來說，如果對別人肯於像對自己孩子那樣讓步，善於妥協，甘於服輸，以至於不懷記恨……怕也可以被譽爲進步分子了。」(四八期書簡註)

這是悲哀，不是「自強不息」!!

最後他就感到：

「風雨孤舟飄欲倦，挑燈閒唱大江詩。」

這是英雄末路的悲哀!!

蕭軍的個人主義在目前是發展到頂點了。這種極端的自私的，反動的個人主義之沒有前途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反對蕭軍的個人主義，並不是反對人們的個性的存在。個性是與個人主義有區別的，每個人都是階級的具體的人。而不是人人都是一模一樣，革命要求每個人都要發揮他的特長，爲人民爲階級去供獻每個人的力量。在封建地主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人們的個性是被飢餓、窮困、文化無知、政治經濟地位不平等所束縛不能發展，只有機械般的，奴才似的工作着。要很好的反官僚資產封建階級就只有充分的從奴性中解放出來，使每個人獲得發展的機會，增長個人的能力，才能，這樣才能使人民的全體力量，階級的全體力量，充分發

揮出來。所謂充分發展個性就是要反對封建官僚資本，就是要向封建官僚主義要民主、要自由、要獨立。民主、自由、獨立就是發展個性的標準。

發展個性不能與組織、紀律、集體（階級、人民、共產黨）相對立；只有在服從革命的組織紀律，以及在集體主義領導下，個性才能獲得充分的發展。

發展個性不能理解成爲無組織、無紀律、無集體的東西，如果破壞了這個原則，個性就有向個人主義發展的危險。

黨軍的個人主義在若干地方上，是在形式上「投其所好」，戴上一些美麗的像似「發展個性」的東西，如「戰鬥」、「不屈服」、「不要私心」、「敢說、敢打、敢罵、敢……」但骨子裏又偷偷的把個人主義的東西給放了進去，這就是說「戰鬥」不是向着敵人而是向着人民，「不屈服」不是向着敵人而是向着人民，「不要私心」不是對着人民，是對着自己，所謂打、罵也不是向着敵人而是向着人民，而是爲了實現個人利益與人民與階級與共產黨對立，危害人民的革命的利益。

我們認爲：所謂個性的發展，必須是爲了人民，爲了階級，只有在人民同階級獲得解放中才存在個性的解放。

關於英雄主義也是一樣的，我們只是反對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我們不是一般的反對英雄主義，我們是贊成並歌頌人民的革命的英雄主義的。

從來最偉大的英雄，都是人民的，或者民族的英雄，而最可卑的是曹操式的英雄，這些英雄是由統治階級擡了出來，是以飲群眾的血養起來，是給地主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

我們不需要這樣的英雄，我們所需要的是爲人民的，爲階級的，大公無私的，個人利益無條件的服從人民的利益的，忠於階級的，民族解放的事業的英雄，這樣的英雄，才是偉大的，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像蕭軍這樣英雄——卑俗的自私「英雄」——必須反對！

四 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反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學說。

蕭軍的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實際上是否認階級鬥爭的觀點的。他這個觀點是與他的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相聯系的。蕭軍的超階級觀點的基本理論是人性論。

蕭軍所宣傳那早已被人唾棄的腐朽的理論——人性論，是蕭軍的個人主義的表現形式、面貌，以及他的「理論」的根據。這樣，就更會迷惑一些落後分子和糾集一些幽魂似的沒落分子。他利用某些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的和人道主義的「情緒」，造成蕭軍思想上的陣地。

蕭軍認為人們的「才能和智慧」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他否認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他說：「人是矛盾最多的動物，除開生理上的矛盾而外，還有心理上的矛盾，以至思想與行動的矛盾，說與想的矛盾，過去與現在的矛盾，人性與獸性的矛盾，個人與集體的矛盾，科學與常識的矛盾，天才與庸才的矛盾，美與醜的矛盾，生與死的矛盾，自私與不自私的矛盾，前進與落後的矛盾，愛與憎的矛盾。」（同上二期問答欄）這是從古到現在「人

類歷史」的矛盾。這裏是沒有提到階級與階級鬭爭的。

蕭軍認為社會是沒有階級的，也沒有階級鬭爭的；只是動物性的人在生存，在發展。這是完全否認歷史唯物論的觀點。

現在就來看看蕭軍的「人性論」所包括的全部實際是些什麼，人性論的實質是為誰服務的。

現在就講講蕭軍關於人民解放戰爭的觀點，因為這是這次論爭的主要問題之一。

蕭軍認為目前戰爭「雙方……還不都是工農大眾嗎？他們原來不是兄弟麼？……」這是第一個命題。第二個命題則是「曹丕與曹植是親兄弟，人民和蔣介石也不能說是例外吧，因為在今天還不能找出證明來，指出蔣介石不是中國人……」。從這兩個命題看來，蕭軍是把戰爭理解成爲「抽象的人性」的戰爭，「兄弟」的戰爭，「中國人與中國人」的戰爭，而且是「人民與蔣老弟」的戰爭。

蕭軍的「撫今追昔錄」把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戰爭認爲「莢豆相煎」，他知道「中國人民的血，還要大量地流下去」，他也知道「不流血是不能換得真正自由與平等」，但是他終於「難免有所愴然，莢豆相煎實不能無所悽痛。」（五三期）

這個講法：第一，就是把階級一筆抹殺了，只是從自己的人性來看問題了；第二，輕輕的把蔣家匪幫的滔天大罪掩過去了；第三，這樣就把人民所進行的偉大戰爭，在空前勝利的

時候潑下冷水。蕭軍在此不但沒有一點革命作家的氣味，就連一絲一毫一般進步人士的氣味也沒有了，完全是糊塗蟲了。

蕭軍不是把這個戰爭放在階級鬭爭的觀點上去理解。

他曲解人民解放戰爭的性質，並站在超階級的觀點上來發表對革命戰爭的言論，這一言論之所以有害是他藉着散佈無恥的温情主義同反動的人道主義來渙散戰鬭的意志，鬆懈勝利而努力。

這是沒落的統治階級害怕死亡的情緒的反映，是小資產階級在勝利面前戰慄的表現，是蕭軍個人主義極端慾求達到瘋狂的表現。

蕭軍反對人民解放戰爭的思想根源是由於他的個人主義，是由於他的人性論，是由於他沒有階級鬭爭的觀點，而所有這些就使他反對革命戰爭；其結果只是對敵人有利益，對人民則是有害的。

中國人民的血是願意流的嗎？近百年的中國歷史，不就是帝國主義和國內統治的地主封建官僚資本家階級結合一起來殘殺，來迫害，來掠奪我們中華民族嗎？遠的不說，日本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不是因為蔣介石不抵抗，引了狼進了屋子，打了我們八年嗎？我們不願做亡國奴，我們要做主人，我們不是被壓迫而起來反抗嗎？多少英雄的血，多少千萬人民的反抗，不是爲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前仆後繼，壯烈的進行史無前例的戰鬭嗎？

戰鬪了近百年，今天已快要接近勝利的前夜，已是快要接近於最後戰爭的勝利的時代了。然而，無出息的蕭軍，在勝利的而前戰慄起來，不忍見到蔣家匪幫的覆沒，在自己陣角上，發出「莫豆相煎」的口號，說道：「不要打了，蔣介石頂可憐了！」

我們是不能停止這個前進的！同志們！堅強不停的前進吧！！

蕭軍看到了這手不對勁，又換了一付腔調說：「和了吧！蔣介石不是要同你們和嗎？共產黨不也是主張和平嗎？」（五六期）

這是史壞的思想！這種思想是與國民黨反動階級的假和平相呼應的。

這好似敵人困死時，蕭軍來叫我們鬻手，好讓負傷的兇獸去養傷，傷好了再來打人民。這不正是蔣介石匪幫求之不得的嗎？

我們是不能上這個當的！

更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進行到底！才有實現真正的和平！！

蕭軍自以為是站在人性觀點上超階級觀點上，而不一定會落到封建官僚的古潭裏。但實際上呢，這樣是不會自拔的，因為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個人主義非常濃厚的小資產階級，在今天這樣激烈的鬪爭時代，中間的盤旋餘地是太窄小了，不向人民方面靠，就要向封建地主官僚資本主義方面靠了。向封建地主官僚資本主義方面靠就是沒落，絕望。

蕭軍在人性論的思想內容中，完全不能逃出階級社會的反映，我們只要細細嗅一嗅蕭軍

的人性論，曾立刻嗅到古潭裏所裝的是封建的腐屍，例如「我的生涯」裏的蕭軍是自以爲是無拘無束的人性，在奔放，在成長，但「它是吃人血長成的狼」。是「胡子」的根性，是「王」是「霸」；在「論級」中是宣傳衣錦歸故鄉的狀元思想，求真樓吟草之三是宣傳「清高隱士」的思想，如「子陵河下垂釣日；范蠡湖頭汗漫游」之句，其他如宣傳佛教「四大皆空」的真言等（四五期，魯迅書簡註）。

這些就是「古潭裏的聲音」，蕭軍已向古墳叩門了！

最後，我們再來論革命的熱情和革命的人道主義。

小資產階級的人們，是愛講溫情主義的，連臭蟲也不忍捏死的人道主義的。這是小資產階級比較普遍與比較濃厚的人性論的表現。

這種溫情主義和入道主義是小資產階級性格軟弱的表現，這種性格就是使小資產階級常陷於悲哀、苦悶、猶豫，……以至於不能覺悟。這種溫情主義和入道主義就是沒有明確的愛與憎的階級界限，沒有斬釘截鐵的恩德與仇恨的階級界限，它表現了卑怯，它幻想着僥倖，它缺乏戰鬥和英雄氣概。

我們是主張階級鬥爭的，我們是主張爲人民爲階級爲黨而犧牲一切的，這種熱愛階級，熱愛人民的情感是豐富的、崇高的，而我們的人道主義是衛護被壓迫的階級和人民的利益的，我們是用戰鬥自衛的人道主義，不是像羊似的，把自己細起來送給狼吃的人道主義。我

們要使被壓迫的民族、階級獲得民主、自由、幸福，永遠的避免戰爭、窮困、不文化，這就是革命的人道主義。

五 狹隘的民族主義

狹隘的民族主義也是蕭軍的基本思想之一，而且也是與他的個人主義和人性論聯系着的。蕭軍對於民族問題的看法，也是超階級的觀點的，非馬列主義原則的。

蕭軍這個觀點最明顯暴露的是在他對蘇聯問題上的看法，這也是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蕭軍的狹隘民族主義是很早就存在的，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情緒，在「八月的鄉村」裏就流露出來的，如對朝鮮民族（八月的鄉村，一〇四頁），如對俄羅斯民族（八月的鄉村，三一頁），在「八月的鄉村」中，蕭軍這樣寫道：「……在日俄戰爭的時候，好些俄國兵全被日本兵給打败了，就因為俄國兵沒紀律，全喜歡吃酒」（同上三一頁）。蕭軍描寫這段回憶是他要說明日本兵在游擊隊面前是同俄國兵一樣的無紀律，喜歡吃酒。這裏暴露了蕭軍的思想糊塗的所在：第一、是蕭軍沒有把我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和日俄戰爭的雙方都是反革命戰爭加以原則上的區別；第二、沒有把日俄戰爭真正失敗原因說出，而只是把這個失敗責任加到士兵身上，請讀者看看「旅順口」這部小說就可明白了；第三、這就

是蕭軍沒有分清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以及民族的階級性，壓迫別國的民族主要的是本國的統治階級。

這些原則，在蕭軍說來是糊塗的，因為他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也是由於蕭軍把民族概念和階級概念對立的了解，他就不能把壓迫民族中的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分別出來（如像對日本帝國主義和他本國的無產階級要加以區別）；他就不能理解被壓迫民族中有些階級（主要的是統治階級）是為壓迫他們的民族中的統治階級服務，但被壓迫民族中的被壓迫階級，則是真的受壓迫的（如朝鮮民族）；他就不能理解當做解放與幫助弱小民族的蘇聯國家是絕不能成為壓迫異民族的「壓迫民族」的，這與帝俄時代根本不同的。

蕭軍在文化報上提出了「各色帝國主義理論」（五三期）。

這個在蕭軍是含混的說着，但給人們的影響則是顯然的。蘇聯是最早的一個國家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他對中國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是給與了精神上實際上的幫助，蘇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在西方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同盟的德意帝國主義，然後，又在東方擊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從此，東北人民才獲得了解放。雖然是在這中間，國民黨反動階級曾部份的統治了一些時日，但終被人民解放軍最後的完全的解放全東北了，這些，不都是很顯然的歷史事實嗎？

文化報公然的發表了一篇挑撥中蘇民族友好關係的，叫做「來而不往非禮也」的文章（以前還有一篇「蘇聯人民中的渣滓」）。這篇文章是用狹隘的傳統的民族情緒來寫的，主張向蘇聯人民拋石頭報復。

這個故事是講住在哈爾濱的蘇聯僑民中的一位生活得很好老太太，在花園裏的樹蔭下，茶几上放着銀壺，茶杯裏放着白的砂糖，三個中國小孩子在柵欄外佇立。俄國小姑娘說：「去！幹什麼！你們去！」老太太說：「滾！」大一點的小孩子把手中的石子就擲了進去……（五三期）。這就是「來而不往非禮也」的「政策」的由來。

當爭論起來的時候，蕭軍說：「我首先應檢討『不是』，」然後他就發起議論說「它是哈爾濱現實的一部，也還有更其甚的呢。」（五六期）

「……因此不管那個外國人，他們應以平等、尊敬，對待我們……如果是蘇聯人……他們更應該……尊重我們……如果相反，我們站在國際友誼立場上，根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也應給以指出與批判，無原則的友誼是不合理的……當然指出與批評，並非是「來而不往非禮也」中那孩子拋石頭的辦法了。」（同上）

蕭軍自覺得論爭要失敗了！他又轉了花腔說道：「再就是認識上我們把凡有在哈爾濱的俄國人，並不完全算是蘇聯人，一般俄國人有任何罪惡行爲，應與真正的蘇聯人民毫不相干，舊俄的俄國人更不能和今天蘇聯人相提并論，而該社却硬認爲凡是在哈的俄國人全是蘇

聯人，如果涉及任何俄國人就是對蘇聯人的不敬，也就是反蘇。也就是挑撥中蘇關係，這也是我們的重要的分歧。」（五九期）

這裏，黨軍是全副避開問題的關鍵，想把爭論縮到只是對於哈爾濱的所謂「白俄」人身上，而實質上則是更進一步的挑撥，而且這樣就更引起中國人民的傳統的狹隘民族情緒。

在哈爾濱居住的俄國人，其中是有一部份是舊俄時代就住在哈爾濱的，有些是當時反對蘇聯社會主義的，而且還有一些沙皇貴族將軍們，也就是過去所稱爲「白俄」的——這些人我們經過幾十年以後，有的已死去了；有極少數的，曾經給僞滿做過事的，壓迫過中國人其中最反動的在八一五時已被蘇聯逮捕了；其罪過較輕者充其改過，其餘大多數的有的在改變了成份，有的已是新生出來的，有的思想已在改變了。這些人們願意回到祖國懷抱，而蘇聯也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的民族的政策，允許他們回到祖國懷抱去。這對於蘇聯，對於中國，對於東北，對於哈爾濱是有好處的。因此，現在哈爾濱所謂「白俄」這一概念已不存在了，已不能做爲一個「民族範疇」了。我們認爲在哈爾濱人民中，對於這一部份「俄國人」，在歷史傳統中有過民族間的不團結現象，而在今天也還許會在某些個別問題發生分歧，但我們應該本着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精神給以解決。如果蘇聯僑民違反民主政府的法令、法律，我們政府是會根據法律處理，但絕不能如黨軍似的提唱「拋石頭」。至於一個民族中的個別不好分子，那末，在中國有，在蘇聯也是會有的，我們却不能以這個個別人的態度就擴大成

爲整個民族的態度。蕭軍的錯誤就是在這裏，蕭軍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他的狹隘民族思想。

蕭軍把所謂「白俄」和蘇聯對立起來，把所謂「白俄」與中國人民對立起來，請問有什麼好處呢？除了引起和加深民族間的不團結而外，會有什麼好處呢？

蕭軍宣傳這種對立，是由於他的傳統的狹隘民族思想而來的。

這種思想就是沒有從階級觀點上，從一個國家的根本性質上，去分析民族，對所謂「白俄問題」也是沒有根據階級觀點與歷史條件來分析問題的。

蕭軍的確在思想上，是混淆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的根本原則的區別，蕭軍只是從國家這個抽象概念上，也就是從他的人性論的觀點上來認識蘇聯的。這是由於蕭軍的個人主義觀點使之然的。

蕭軍沒有人民的、尤其是沒有無產階級的立場，當然，他就不能有像無產階級一樣的心情和思想去理解蘇聯，去信任蘇聯。蕭軍也有過說蘇聯好話的時候，那就是他在哈爾濱青年請他演講時。但那是爲了他自己，也正如他同共產黨好，也並不是爲了人民而是爲了他自己是一樣的道理。

蕭軍總是心懷戒備似的（蕭軍從來就是戒備一切的，因爲有了個人主義毛病）對蘇聯講起他的「條件論」，他總覺得對蘇聯不能無條件團結，無條件那不危險嗎？是的，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是無條件的團結一起的，因爲他們的運命是一致的，中國人民和無產階級是與蘇聯

一樣的要反對帝國主義，要求民族的獨立、自由、幸福的，蕭軍呢，是個人主義，而且是一個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個人主義者。他的個人主義是無條件的，是誰也不能「侵犯」的，他對於他的父母祖母（我的生涯）是有條件的，他對於他的朋友是有條件的，他對於人民的事業是有條件的，他對於一切都有條件的，他對他自己則是無條件的，這就是全部真理。

蕭軍這樣散佈反蘇的濫調和情緒，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應該受到嚴格的批評。

六 要把小資產階級引向進步；而不能 是引向落後，反動。蕭軍的小資產 階級道路，乃是死路。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不僅是一般的思想上的錯誤，而且是作爲一個非黨革命作家來說是破壞了人民和黨的在目前所執行的文化政策，把小資產階級教導得不對頭，把小資產階級往泥坑裏引，往落後引，往反對共產黨，反對蘇聯，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方面引。我們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鬭爭乃是保衛馬列主義原則和毛澤東思想，乃是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群眾以及小資產階級群眾中宣傳教育的領導作用。

蕭軍最得意的「創造理論」之一，就是他對於小資產階級改造的理論。現引他一段話如下：「文化報編輯的方針，就是選擇了改良性的方法與步驟，首先是選定了對象，而後就這個對象思想與感情的狀態，所喜愛的形式；投而好之，接而引之，使他們不覺不出的說出自己的真心話。無拘束，無恐懼的表露出自己的感情。無勉強，無造作，愉快高興地脫盡了自己的爛皮爛肉，健康地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大花園裏來。……」（文化報五八期「古潭裏的音聲之三」）

這種「理論」從形式上看起來好像是對的，但實際上呢，只要我們打開文化報任何一期，便到處可以找到小資產階級的落後甚而反動的「真心話」，而健康的革命的東西則是異常少的。這就是蕭軍「理論」的遺產的明證。蕭軍改造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實質上是歌頌小資產階級的落後，是擁護小資產階級的落後，而且是向反動方面引。所謂「改良性的方法與步驟」，就是發展小資產階級落後以及反動的方法與步驟，所謂「投而好之，接而引之」就是投小資產階級的落後的所好，接小資產階級的落後而仍然引向落後。

現在引一段在蕭軍理論指導下的作品給大家看看，這篇文章是題為「江邊二景」（文化報五十期），內容是討論「一樣人生，幾種看法」的，是討論一件重大事件——人生觀：

「老劉，你說人爲啥活着。」

「爲啥？還不是吃飯、穿衣、睡覺三件事。」

「不對，「新人生觀」上寫的是應當建立爲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書是書，實事是實事。」

「真的，啥爲人民服務，我看不吃飯啥也幹不成，人生不把自己屈着就是人生觀。」

「那可不，就是吃點，喝點，睡點老三點就成了，誰管他內戰、外戰、美國、蘇聯。」

「我看咱哥幾個還真是同志呢！……每月讓他够吃、够喝、够玩，此願足矣。」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人生若夢，爲歡幾何，這幾句話說的真

對，我說咱們還是及時行樂。」

「花前月下，領着太太逛逛玩玩，那該多麼美，何苦像關內來的那些老幹部，拋家捨業，南北奔波，雖然有人說他們好，可是損失的究竟是自己呀！」

這就是蕭軍改造小資產階級的做法。我們在這篇文章中，只是見到落後的東西在自鳴得意，而新人生觀呢，則被打擊；落後的東西未遭到批判，而新人生觀倒是被批判了。這就使得我們疑心蕭軍所講的「無拘束無造作的走進革命的大花園裏來」只不過是句好聽的陪襯話兒。

由此，就使得我們更明白蕭軍在另一個地方所講的理論了。

「教育落後與組織前進，這是一件工作的兩頭做法。」（文化報六一期解答）

蕭軍自認是做「教育落後」這一頭的工作的，而「組織前進」則是別人的任務了，這姑且不論它。單就這種提法而論也是錯誤的，正是由於這個錯誤的理論出發，就全盤都錯了的。我們認為「教育落後」和「組織前進」（姑用蕭軍的話來說）是不能割裂為兩頭的，要想「教育落後」，就得「組織前進」，不然就不可能有什麼教育，「江邊二景」，就是一個例子。

把「組織前進」除外而來談「教育落後」，就一定要走進小資產階級甚而地主資產階級的「花園裏」去。這就是說站在小資產階級本身是不能改造自己的，而必須是從根本上也就

是從人民尤其是從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用黨軍的話來說，就是要從「組織前進」的立場上，才能改造小資產階級，才能「教育落後」的。這是因為中國近代出現了強大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它可領導小資產階級得到解放；這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由於自身的階級性，他是無力改造自己，也無力改造社會與其他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最終，不是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就是要為人民，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我們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改造方法，是要使小資產階級與人民尤其是與無產階級結合，是要經過思想改造的，也就是要經過思想鬪爭的，就是說要經過思想上的革命的方法與步驟的。一個小資產階級與人民的結合，尤其是要與工農結合是要經過一番痛苦的磨練的過程。

小資產階級除了工人階級以外是較廣大的階層，這個階層是革命的基本群眾之一，這個階層由於它的社會地位，是決定它有革命性的一個方面，但又因為它經濟的階級的條件較工人階級又稍好些，因之，他又有落後性的一個方面。這兩個方面在今天解放區的條件下，它的革命方面是基本的主要的，但落後的一面也存在，只有經過教育才逐漸可以去掉的。我們是發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方面，去逐漸的克服它的落後方面的。黨軍只看到小資產階級的落後方面是自然存在的，他就拚命的擁護，但他沒看到它是不合理的，要否定的。黨軍沒看到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方面，也是自然存在的，它是合理的，要發揚的，也正是因為有這一面，小資產階級才有可能與人民與無產階級結合。然而，黨軍對這樣做法是反對的。

我黨對於廣大小資產階級，如學生、教員、青年知識分子等的政策是爭取改造的，是團結他們爲人民爲革命戰爭爲後方建設而工作的，不是排斥也不是打擊。因此，我們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是爭取改造其思想，團結其爲人民服務。

其政策正如毛主席說的：「引導小資產階級去接近工農兵」，而「不應該對於小資產階級的缺點加以同情甚至鼓吹」，不能「偏愛小資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能把屁股坐在小資產階級方面。」（文藝座談會講話）

這就是我們的原則，但蕭軍是直接違反的。

蕭軍所以拚命擁護小資產階級的落後甚而反動的方面，蕭軍所以拚命反對以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的面貌去改造小資產階級，這完全是由於蕭軍的個人主義使然，也是小資產階級的反應性的表現。

蕭軍認爲以人民和無產階級的立場教育小資產階級，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教育小資產階級，是「機械的統一」，是「清一色的大掃除」，是「求得天下一尊」（文化報五八期古潭裏的聲音之三）。這些話的本質乃是否認無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的作用，是否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導小資產階級的作用。

中國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中的領導階級，這是已經由於近幾十年來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產生以來的全部革命歷史證明了的。但蕭軍是一直沒有真的認識的，他對於中國這個革命的領

導階級，是鄙視的，是認為「無知」的，「下流的」。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世界與中國的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智慧的成果，它是領導世界與中國的被壓迫人民和無產階級反對他們敵人最勝利的思想武器，但蕭軍認為宣傳與使用這些武器的人們為「擺面孔」，為「革命幫閑」。

蕭軍在文化報上極力宣傳與抬高他自己，是抬高他所熱中的「小資產階級」，以及他所得意的個人主義的「思想體系」，譬如他說「凡是不懂得發教自己國家於人民有好處的傑出人物，以至他們底事業，勞績，……的國民，這國家將是可悲的」（文化報五一期書簡註），這就是說在中國，人民和無產階級不服從蕭軍以及他們一群的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中國革命「將是可悲的」。

我們當然不能忽視一般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但絕不能把小資產階級擺在無產階級的頭上，讓小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而且也絕不能讓個人主義思想去領導馬列主義的。

蕭軍這種反動思想是絕不能使其發展與存在的。

這是極端有害而不能允許的錯誤。

蕭軍這種思想乃是小資產階級反動道路的表現，蕭軍曾在一篇「論混」（文化報十七期）中，說國民黨統治區是「混官事」的社會，說解放區是「混革命」的社會，「中國社會就是「一直混到現在」。蕭軍對這兩個社會都「感到一點悲哀」了，他問道「一聲霹靂，混不下去

了，這就叫做真正的革命」，這種革命，黨軍是沒有說出來，但由其一言精神看來，則就是他的小資產階級的第三條道路。

黨軍爲了樹立他的這樣第三條道路的思想陣地，他就獨樹一幟的宣佈了類似政綱式的「目前文化界統一戰綫」（文化報增刊三期），在這一類似「檄文」中說明：「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能以決定一切並能保有一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事實上這時代就不會有過，即使這勝利者暫時獲得了京城，坐上了綉龍墩，這也不過是一時的表面上的幻影，接着或快或慢地必要消滅得無影無蹤……。因此，在文化這一戰綫上，就必須聯合。」

這裏，就暴露了黨軍一種標新立異的錯誤觀點，黨軍是強調文化這一陣線的作用，其目的不外是用此以標明他的第三條道路，而黨軍却忘記了「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是決定一切並保有一切」的根本條件，有了這一條件才有文化戰綫的條件。

至於在這一「文化統一戰綫」中，黨軍是允許那些「對人民曾犯過錯誤，或罪惡的人，戴罪立功」，還有什麼「英美派，德日派」（據黨軍後來辯白說是屬於醫學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黨軍的「統一戰綫」是將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分子也都算了進去。

這種「統一戰綫」，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道路，是屬於人民的？抑或屬於反動階級的？也自明白了。

蕭軍在這裏就沒有明白一條真理，所謂「小資產階級的道路」，不管其採取什麼形式，最終是必然的向落後的向反動的方向發展，結果，就必然的會墮落到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泥坑裏。成爲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俘虜或走卒。蕭軍的文化報不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蕭軍的文化報不是替地主階級反對土地改革嗎？不是替國民黨反動派叫喊戰爭打不得嗎？不是在喊「和了吧」？蕭軍是從革命內部散佈假和平。

所謂「小資產階級的道路」，實質上乃是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道路，因此，小資產階級道路乃是一條死路。走不得呀！

蕭軍的「小資產階級道路」，是巧妙的喬裝起來的，是不大容易使人們看出來的，他所採取的形式是以馬列主義外衣包裹起來的，掛的是魯迅的招牌，這樣可以取得合法的地位，他以民主、言論自由、批評自由做擋箭牌，這樣更會使得人們迷惑。

以上，就是蕭軍思想發展的最惡劣的表現，我們應有所認識。

七 關於批評與文藝批評

在東北三年來，共產黨所領導的勝利的轟轟烈烈的人民解放戰爭和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文學家、戲劇家、音樂家、美術家、電影藝術家、演員、文化工作者、各地文工團，同人民同戰爭一樣的艱苦奮鬥，都做了很多的有益的工作，有不少的好的創作，與人民與幹部有了聯系，起了教育人民和教育幹部的作用。

現在，東北的文化工作和文藝工作隨着全東北的解放，其任務將更加重大。在某種意義上講，文化的、文藝的，也可以說思想的建設工作將要提高其地位上的比重。這是因為東北往後在支援全國戰爭上，在經濟建設上，都將要起着巨大的作用。配合這些具有全國意義的戰爭更加接近於勝利的情況下，教育東北人民和幹部的全局觀念，支援全國戰爭觀念以及全國革命勝利觀念，爲了經濟建設，爲了工業建設，爲了農業發展，將更加千百倍努力，這就需要幹部與群眾在思想上更加覺悟；提高幹部與人民的思想、文化、技術、科學，就較今天以前更爲重要。作爲教育武器之一而具有特定形式的文藝作品和活動，是對於支援全國戰爭

和經濟建設有着較前更加重要的意義，我們必須把文藝工作適應於這樣一種新的形勢與新的要求。

但我們文藝戰線方面，對於侵入內部的有毒思想，遠缺乏戰鬥性，政治的思想的戰鬪空氣還不濃厚，在思想上還不生動活躍，還落後於現實的要求，有些像釘子釘在木頭裏，鏽住了。

這原因，主要的是我們文藝戰線上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

我們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使得我們作品的思想性政策性和藝術性表現得不高、不深，就容易使得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和藝術影響鑽進來，腐蝕我們，或者把我們湮沒，比如蕭軍的作品和他的小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以及古澤裴發給的封建反對東西還在我們中間流傳，不是說明我們文化戰線還相當軟弱無力嗎？我們的思想，原則被腐蝕，難道我們還會能很好的編起作品嗎？當然不會，當然這個教育人民的武器，會鏽住不能發亮了。

許多文藝工作者同志是接觸生活了，是看得也很多了，但有些同志不敢下筆，怕犯錯誤，怕掌握不住材料，這是什麼問題呢？又如絕大多數同志看到了蕭軍錯誤是進行堅決的鬪爭，但也有些同志是只有憤激但說不出來道理，甚而有些同志就看不出來，這是什麼問題呢？

這就是我們缺乏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缺乏毛澤東思想的修養，缺乏黨的政策原則的氣

的理解，缺乏文藝理論的修養，我們不善於用馬列主義觀點方法去分析材料，去掌握材料，看不出大海似的羅雜材料中那些是本質的，那些是非本質的；就是說不能只抓住一些非本質的現象就認爲這是形象、典型，或者是故事，而是要從現象透視出階級本質，把他們形象化，典型化。因而，在文藝上就存有形式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方法，就對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嗅覺不靈。

一個作品能够保持高度的馬列主義的思想性，原則性、政策性（當然也要有藝術性），它就會富有生命力；相反的，一個作品跑進去一些小資產階級甚而地主資產階級的思想它就生動和腐臭，蕭軍的作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不僅要善於生活，而還要善於思想（生活與思想不能偏廢）。一個偉大的作家，就一定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也一定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作品不能是記錄，它要指導人們怎樣生活與戰鬥；怎樣生活與戰鬥得好，怎樣生活與戰鬥得不好；作家要善於在生活中看出方向以及生活發展的偏向等等，不僅要有能力去接受現實，還要有能力去批判現實，引導現實。

要有能力把馬列主義原則和黨的政策，文藝性的融化在作家的創造生活裏，而不是按照條文去我生活，去我材料……更不是讓黨的與非黨的作家去把政策編成作品去作教科書和工作總結，這樣，就會失敗，就會寫得枯燥而且無生氣。我們黨的政策和馬列主義原則是文藝

思想的指導方針，而不是創作本身。

我們有些同志過去是曾經脫離工農兵的生活的，因之，就不能寫出一些爲工農兵服務的作品來，文藝座談會以後，這個風氣是改變了，一般同志都深入到生活裏去，而且也寫出不少好的作品來。但我們之中某些同志去生活了，但却以小資產階級的感情觀點方法甚而是立場去處理作品，而且以爲只要與工農兵生活一起就會寫出好作品來，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然而還不是一切的條件；我們除了生活條件而外，還應更有思想性的條件，這個似乎有些同志還不視爲重要。

我們生活，還不善於敏感的抓住人民生活中的新的因素，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語言，我們總是比较善於寫舊的，寫丑角，還比較善於暴露黑暗，不善於寫光明，許多光明東西總寫得無生氣似的，這裏，趙樹理同志就值得我們學習的了。一個作家在群眾中生活，要生活在群眾的深處，要理解群眾中的生活的規律，感情，思想，要能找出典型環境，生活條件，和它的形象，面貌，動作，刻劃得要深刻，要明確，要帶普遍性，要有典型性。

我們作家的政治生活以及批評生活還不太濃厚，還沒有很好的把政治與創作，把批評與創作結合起來，我們總有時和平共居，和「文人氣味」。我們要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當做作家生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我們文化工作也要有定時的工作總結，分析經驗，吸取教訓，批評作品的優缺點，提高思想和藝術的水平。

我們要不怕批評，要歡迎批評。

我們的文藝批評，也要有一正確的高度嚴肅性的原則精神以及與人為善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深入理解作品和作家的實際狀況。文藝批評不能是消極的批評或打擊，而應是鼓勵、推動、說服。批評應該是從實際出發，從廣大群眾水平出發，從普及方針出發，在已經普及的群眾已滿足與普及的情況下，又應在普及方針下應提高一步。當然，提高也要從普及和群眾的現實水平去提高，不能從個人的愛惡和想當然的去提高。

總之，目前不是文藝批評太多，而是太少，而且是不夠中肯及時，以及不夠廣泛，特別是傾聽和組織群眾的批評還注意得不够。

我們要入大提倡文藝批評，首先是提倡文藝作家的互相批評，用此以結合廣大群眾性的批評，文藝批評是推動與提高文藝運動的有力武器。

這裏，我們就要論到蕭軍的批評。我們是歡迎批評的，因為我們工作中是有缺點的，甚而是有錯誤的，我們并不隱瞞我們的缺點或錯誤，歡迎人們給指出加以改正，因為這是對人民，對共產黨，對解放區有益的。但這種批評的態度必須是善意的，也必須是從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而進行批評的。

蕭軍的批評則是與此相反的，他是惡意的，他並不是幫助我們去克服那些缺點或錯誤，而是抓住那些缺點或錯誤實行攻擊以達到他個人的企圖。他對待人民和無產階級是站在敵對

的立場上，他對革命工作中發生的某些缺點和錯誤，誇大成爲根本性質的東西，不認爲這些缺點只是光明中的「黑暗」，而把它看成爲「黑暗中的黑暗」，他在形式上是「痛心」這些缺點，而實質上是高興這些缺點，他正是利用這些缺點來宣傳他的個人主義或小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以此來使人們與我們對立，與他統一。

我們的批評和文藝批評主要的基本的應該是歌頌光明，形式應該是樸素的、明朗的、公開的。而蕭軍呢，主要的基本的是「抄掘黑暗」，所採取的手法，是隱隱約約的晦澀的冷嘲熱諷的，比如在文化報上登出一些「讀報春秋」都是用的這類手法，又如「小故事」中的「井裏的妖怪」和「烏鴉落在豬身上」則是「指桑罵槐」的暗箭傷人。在文化報中就沒有看到蕭軍表現過人民和解放區的光明，這種批評是要不得的。

關於魯迅的雜文形式，是魯迅對舊國民黨統治者的，這種手法是正確的，魯迅活着的時候，統治者不允許魯迅批評，所以魯迅才採取雜文的形式。我們是以批評和自我批評做爲文藝不可缺少的手法之一，因之。我們的批評手法，則必須是明朗的、公開的、樸素的，我們有時也用諷刺手法去批評陰暗的東西，但却是尖銳的、深刻的，具有明朗性，但不能是冷嘲熱諷的。

文藝批評須具有與理論同樣的說服性，具有最大的說服性才是文藝批評的力量，因之，文藝批評就應該是很嚴肅的了，就不能扣字眼，胡攪蠻纏，流氓混氣的。蕭軍的批評手法，

是市儈氣很大的。他可以寫一篇不講道理的作品，他可以堆上一大堆字眼，不表現任何一點內容，這是一種最惡劣的文藝批評，我們是不能要它的。批評文字必須是恰當的和諧的表現內容，必須是充暢的、準確的、明快的表達感情與思想，蕭軍的市儈式的批評是很多的，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他的「古潭裏的聲音」，請讀者去看看就夠了。

蕭軍還利用「民主」，利用「言論自由」，利用「批評自由」，來進行他的反動的批評。在解放區裏，是民主的，是言論自由的，是批評自由的，這個是在中國歷史上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裏所從來沒有過的，這種被幾千年來封建以及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人民，是破天闢地第一次的得到民主，言論自由，批評自由的。

解放區裏的民主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為上體的人民的民主，所謂言論、批評自由也是一樣。

蕭軍是利用民主，言論自由，批評自由，來進行反人民，反共產黨，反解放區的反動的宣傳，這當然就要進行批評。因為反動思想不被批評，人民就要受害了。

蕭軍只許他自己「批評自由」，而不許別人對他反動言論的批評自由，這是非常悖謬的。

但，我們並不因此就拒絕一切批評，而且有些批評也許不大正確，或容有錯誤的，只要這些批評是善意的，我們就應鄭重考慮，那怕是批評不當。



我們對於蕭軍的惡毒批評，我們也是曾經採取耐心的教育，分析其錯誤性質和原因，但蕭軍的態度一直是異常惡劣的。我們對於蕭軍，是愛護的，但我們尤其是愛護人民的，愛護原則的，我們不能因為朋友而不要原則。我們對於蕭軍是團結的，但不能放棄批評，我們對於朋友是有批評權利的。我們對於蕭軍的批評是從來就有的，並不是到東北以後，或者最近才有的，在延安蕭軍就犯過較嚴重的錯誤，我黨對他也有過較嚴重的批評。

但他過去所犯的錯誤，都沒有像這次的嚴重，而且在群眾中的惡劣影響，也沒有這樣大，而且也沒有像這次的露骨的反動。

雖然蕭軍過去曾經犯過較嚴重的錯誤我黨對他抱有最大的容忍，只要他稍有進步，那怕是一點點，我黨總是鼓勵他的，給他各種條件，總希望他能給人民多做點事。

這次批評，也是如此的，但蕭軍應認識這次錯誤的嚴重性，改正錯誤，去掉個人主義，與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結合，做群眾的學生，好好把自己的思想改造，那末，蕭軍才能有前途，我們很願意幫助蕭軍這一進步。

我們爲了蕭軍，爲了我們自己，都須要展開思想以及文藝戰線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把一切腐蝕我們破壞我們的小資產階級乃至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的思想驅逐出去，把黨健全起來，把毛澤東思想開展起來，並且我們要更進一步的提高自己，以適應新的革命勝利的環境，爲此，就需要我們加強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以及文藝理論的學習，結合着清算蕭軍及其文化報的毒素，展開文藝戰線上的思想鬭爭。

訂 正

本文原發表在東北日報，經本店得作者同意印行單冊。惟在報紙發表時，有訛誤數處，作者來函指出時，全書已印訖，茲訂正於後，請讀者自行改正。

第二十二頁第十三行「我們，應該……」改正為「我們應該……」

第二十三頁第八行「當著蕭軍的極端自私……」改正為「當著蕭軍的個人主義……」

第三十三頁第四行「堅強」改正為「堅決」

第三十三頁第十一行「才有實現……」改正為「才能實現……」

第三十八頁第四行「生活得很好老太太」改正為「生活得很好的老太太」

第三十九頁第十三行「問題發生」改正為「問題上發生」

第四十頁第一行「爲整個」改正為「爲對待整個」

第四十七頁第五行「是抬高……」改正為「抬高……」

第五十四頁第五行「群眾已滿足與普及」改正為「群眾已不滿足於普及」

第五十六頁第九行「工農聯盟」改正為「以工農聯盟」；句末「，」改爲「。」

第五十七頁第八行「嚴重的錯誤我黨得對他抱有……」改正為「嚴重的錯誤，我黨總是對他抱有……」